

西方畅销书译丛



海天译丛

晕海

Le mal de mer

玛丽·达里厄塞克 著

Marie Darrieussecq

周冉译 黄荭校

海天出版社

晕 海

Le mal de mer

[法]玛丽·达里厄塞克 著

周 冉 译 黄 荭 校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晕海/(法)玛丽·达里厄塞克著:周冉译, - 深圳:
海天出版社, 2001.10
(西方畅销书译丛)

ISBN 7-80654-533-6

I. 晕... II. ①达... ②周... III. 长篇小说-法国
- 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43082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
<http://www.hthp.com>

责任编辑:胡小跃 封面设计:张幼农

责任技编:卢志贵 责任校对:张玫

深圳市希望印刷厂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:6.375

字数:120 千 印数:1-3000 册

定价:12.50 元

图字:19-1999-174 号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我住在海边
夜晚
我跳进海里
潜到激流下的
海底
抛下我的锚

这是我停泊的地方
这是我的家园

——比约克·古蒙兹多泰尔^①

^① 比约克·古蒙兹多泰尔（1965～ ）：冰岛著名女歌手，因主演丹麦影片《黑暗中的舞者》获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。



Marie Darrieussecq

玛丽·达里厄塞克，法国女作家，曾以《母猪女郎》风靡欧美。《晕海》为作者的第三部小说，出版于1999年，曾入围法国文学大奖，也是法国当年的畅销书之一。

书中写一位年轻母亲突然拐走了女儿，偷偷逃到遥远的海边，与女儿一起欣赏和领略大海的壮观、伟大和神奇，并找到了爱情和身心自由。丈夫发现妻子和女儿失踪后，雇佣私人侦探到处寻找……

这是一本关于抛弃的书，这是一本充满地理描述的书，这是一本关于目光，关于看海的书，这也是一本伪侦探小说，一本爱情小说。

作者用中文向读者问好——

你好！

再见！

Marie Darrieussecq

Marie Darrienssecq

目 录

1	晕 海	玛丽·达里厄塞克 著
		周冉 译 黄荭 校
111	译后记	
	附	
	关于本书与本书作者	
119	假侦探小说	
121	一个女人失踪了	
124	不告而别	
127	达里厄塞克,海浪在心中	
130	达里厄塞克,新浪潮	
133	女人的心会逃	
137	达里厄塞克和她的小说	
159	《母猪女郎》(片段)	
173	《幽灵》(片段)	



第一章

这是一张嘴，半开着，在呼吸，眼睛、鼻子、下巴却不复存在。这是一张大得超乎想象的嘴，将空间劈成两半，不断扩大，以至必须把身子弯得像把弓，才能看见全貌。响声巨大，气息惊人，实在料想不到会是这番情形。她朝沙丘登去，奋力从斜坡里拔起脚，一时只顾着沙下的空隙。突然，空间爆炸开来，她抬起头，沙丘顶已经塌裂，深陷下去，仿佛两只巨大无边的手臂张开来；不，不尽然，这不是迎接的姿势，倒更像是别无选择，就如同身在一幢楼房或一座纪念塔的高处，由于没有栏杆而跌落下来。难以预计这东西的边际，确定它在哪儿，有多远。以前，她登上沙丘，也听到响声，可是倾向沙滩，置身于沙滩焦

黄的气味中，脸上什么也感觉不到，只是响声在扩散，似乎溢到脑后，足足有三百六十度，响彻云霄。而此刻，海就在面前，朝脸吐着气，吸着爬坡淌出的汗水，一股淡淡的气息，咸而不潮，被仍旧灼热的沙滩烘干了。

她回味着爬坡的情形，想再一次经历刚才的那一刻（海在她面前，占据了整个头脑）：空间从中央裂开，跃向四周，融成黑色的一片，拓展、消溶、吞噬着天的边际，透过在不动的黑团上千百万条张合着的红色裂缝，透过在闭合着的黑色大嘴上千百万张小嘴呼吸，在巨大的嘴上，一直闪烁着苍白的光亮，方才，太阳正在那儿吐着火舌。要想重新经历沙丘瞬间变成海的时刻，得从沙坡上下来，重新开始登坡，闭上眼睛，假装什么都忘记了，直到丘顶才睁开眼睛，稳稳地承受冲撞，努力使身体保持直立。不过，太阳已经落山了，高处的天空变得昏暗，慢慢沉下来，海一重一重地闭合。就这样，她平生第一次，看见了海。

她的脸像刚洗过，放松，舒展。她母亲一直认为，在人们的脸上，尤其在孩子们的脸上，一下就可以分辨出谁见过海，谁还未曾见过海，谁已经用眼睛

迎接过辽阔的海（海撞击到他们脑颅深处，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涤清了他们），谁只是凭画面或文字来幻想海，以为海就是无穷尽，总是试图在画面上添加点什么，总觉得海无边无际，后面是海，更远处还是海，没有尽头。然而，根本不是这样，海与星系相比是渺小的。她用手抚摸着女孩的脸，脸庞圆润朦胧，在海的撞击下更显得模糊：舒展的脸颊和目光，肌肤下的颤动；无拘无束的童年，海边的童年。应该留在这儿，留住此刻，让此刻持续下去。她感觉到沙粒在手指下滚动，不经意地擦伤了孩子的脸。小女孩抖了抖身体，眨了眨眼睛，可能想再瞧瞧先前的海，或许是为了抖掉沙粒，也可能是不耐烦了，想挣脱妈妈的手。

她把孩子留在了沙丘上。她感到一阵轻松，可以歇会儿了。凭直觉，她知道能够把孩子留在沙丘上，让海来占据孩子的一切。她的眼睛平视远方，满目废弃无用的浮子、沉子、渔竿，还有桶和铲。她不会立刻奔下海滩，不会跑过去淹没在波浪中，海不像壁炉中的火和露天生的火那样使人觉得亲切，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劈啪作响：在考虑接触海之前，不得不久久地

审视它一番。她打开汽车的行李箱，里面有帐篷，他们每次度假都把帐篷留在车里。她拿出套衫、花格子毛毯、一盒煮鸡蛋和手电筒。她比在高速公路上时平静多了。此时，她觉得自己考虑得很周全。手电筒发着光，照到树底下的欧石南和堆成火山口形状的沙土。一万法郎就在她的口袋里；用不着害怕钱从口袋里掉出来，害怕风把它们刮走，或是女孩拿去玩儿。这沓钱已经有点发旧，买牛奶面包和橙汁时找了些硬币。她慢吞吞地回到沙丘上，手里拿着鸡蛋、花格子毛毯。她们要做的就是：在这里吃饭、睡觉。女孩在沙丘一侧堆了一个小山包，一个泛着暗紫罗兰色光环的圆形小丘。在她身后，是柏油质的天空，刚在太阳的肆虐下融化，透出点点星光。如果不是海的话，她足够高可以望见它了：她越过响声似乎突然冒出的那点，响声压得低沉，不是出自沙丘内部，而是从夜的整个空间冒出来。她想让孩子看见这一景致，她用花格子毛毯裹着女孩，生怕她挣脱开，应该让孩子看到，地平线如何消逝在海水中：是眼睛被日落迷眩，辨不清天与水，还是在黄昏的天际，就像人们所说的潮水的斜面，出现了光线平静的时刻：一边白一边黑，一边昼一边夜，在两者的交替中抚平了高处或者

说地平线？此时，夜幕低垂，被白昼占据的海膨胀着，在黑暗中爆裂，手指穿过头发，发出静电摩擦声，窸窣作响。

6 她觉察到一旁有树，树冠黑乎乎的；另一旁是空的，也是黑色，但平坦、巨大，她身体斜向空处，毛毯围至领口，擦着皮肤。妈妈把她抱得那么紧，以至她的屁股都略微离开了沙地。她累了，她想回家睡觉。红色的嘴巴已经消失，如果她挣扎，如果她起身跑，她会发现——但太迟了——半边身体无力，小腿软绵绵的，像脱了臼或突然短了一截，她将撑着残肢摇摇欲坠：因为缺少倚靠，没有地或脚的支撑而栽倒。鸡蛋在舌头下成了干糊，蛋白光滑，蛋黄粗糙，搀合在一起，粘在腭上，唾液来不及生成。现在，鸡蛋，鸡蛋糊像是从嘴里分泌出来的，像一块蜡似的粘住了牙龈和喉咙。牛奶面包，她已经在高速公路上就着橙汁吞掉了，妈妈似乎没想到带水。虽然含了鸡蛋的嘴还挤得出声音，但向妈妈要水喝，还是有些为难，妈妈会骂的，她很容易发火。喉咙里的鸡蛋掉了下来，脱离了喉壁，得赶紧吸几口气，鸡蛋似乎要留在颈与胸之间，在毛毯褶皱下面。她不过像一个玩具娃娃，针织的肚子是一个马上就要吞咽的缝制的口

袋。众所周知，其实里面是木偶操纵者的手在动，却让人以为器官在运动。妈妈摇晃着她，她肚子又瘪了，咕咕响，饿得慌；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坐在车里吃牛奶面包之前一样。车与这里相比是多么不同（刚体会到坐在前排座位的快乐，脖子下就被勒上了安全带），挡风玻璃外是陌生笔直的道路，不是回家的路。在手电筒的微光中，再次走下沙丘的妈妈颀长而黑暗，像是松树，一棵有手臂有腿的松树，朝灌木丛投下片片惨淡的光亮。

她忘了带水，行李箱里除了帐篷和书包不再有什么了。她原本可以很容易地在接孩子时向母亲要些水，但如何解释只走差不多三条街、穿过郊区五分钟的路程要带上一壶或一瓶水呢？另外，她也没想到要买水：刚在太阳下驶出一段距离，头痛的老毛病就剧烈发作，令她精疲力竭，没办法考虑别的东西。完了，又来了：前额左尖，骨头下面在抽动，只有一个固定的、小小的痛点，一个小圆点，似乎掐一掐就好了，但疼痛在弥散，整个脑袋都在轰鸣。就像海底雷达的屏幕上，光束扫射目标。血液每输送一下，疼痛就愈厉害一些，她的身体在疼痛的冲击下摇晃：整个

身体，不仅仅是头部，都在震颤。疼痛以辐射的形式扩散，产生晕，吞噬着她，她恨不得像蜕皮那样把自己扔在身后。她软软地拉下行李箱盖，不够，得用力；她感到失去了气力。上面，在沙丘上，女孩似乎什么也不再；在海之夜光中只能分辨出她矮小的轮廓，斜倾着身子，一副冷漠的样子（然而孩子是第一次见到海，想不到竟带着她开了五个小时的车来到海边）。她拿着帐篷，往前走，脑袋绕着中心痛点发涨，身体像块布一样被疼痛撕扯。疼痛弥散，肆无忌惮地朝她涌来，当然不可能抑制在体内，而是——她不知道——要被听到、看到，至少能被确认出来，影响到周围。她从远处尾随着她，似乎被装上了发射装置，而帐篷、毛毯、书包也像是布上了机关。她犹豫着，脚在沙坡上滑陷，但没人能预料、考虑、防止这些，没人能跟上它们。

她不能完全肯定这是海。她一向喜欢了解新事物，总是跃跃欲试，像妈妈第一次带她上电影院那天，当时她忐忑不安。就是今天，回想当天的情形对于她还是一种乐趣：妈妈把车停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离家不太远，却是一条不认识的街道，与回家的路很像。一个深洞敞在一个大门下，走上楼梯，张开着红

色门拱围成的大嘴，吓得她在人群中大叫。然而现在，她明白了，她想再经历一次，重新滑进黑暗，落入鲸鱼的肚子，晕忽忽地笑，陪皮诺曹^①一块蜷缩在木筏上。她以为，就像她经常盼望的，今天将去电影院，她真的以为是这样，也希望是这样，因为走的不太像回家的路；因为她们离开外婆家之后并没有沿着运河走，而是向左拐，上了林阴大道，她们通常上街时才经过那里。城市变大了，挡风玻璃外闪现的是新的街道，远处隐约可见别的街道，延伸至其他方向。盘旋的街道纵横交错，满是车和行人，粉刷一新的墙从窗外掠过，道路迂回伸展，不停调整空间的深度，最后汇成一条长长的、笔直的灰色林间道路，设有多条车道，平直简练。她不能完全肯定这就是海，她可能睡着了，一直睡到了车子抵达沙丘。对她来说，缺少一个过程，某种存在于外婆、街道、高速公路、牛奶面包和海之间的东西。她曾经坐在前排座位上，寻思着她们是不是要去看电影，车驶下坡路，眼前换成了绿色和黄色，倾斜的路标，平坦陡直的路面，接着，某种软绵绵的东西滑入车中；似乎是柏油

① 童话《木偶奇遇记》里的主人公。

马路的起伏或热气带来的。她慢慢地陷进车座里，座位下面的泡沫渐渐失去了坚挺，吞掉了她的屁股，吞咽的动作就像柔软的嘴唇在啜嚅，随着路的起伏，吸气再微微张开。她把车窗打开，妈妈停下车加油，汽油的气味飘进肚子。不一会儿就到了商业中心，妈妈花了很长时间给她买点心。停车场几乎是空的。汽车里的空气变了味儿。她换了个座位，把脚伸向车踏板，转了转方向盘。幻影在抖动，商业中心的玻璃窗迸射出点点阳光。商店的小推车在一种灰霜中勾勒出许多立方体的形状，灰霜在铁档间震颤着，弹到柏油地面上。空气中的形状慢慢叠厚，人走在其间，泛起一种灰色的波纹，一张张脸上，眼睛、鼻孔格外醒目，汽车一辆辆启动。禁不住想哭。妈妈一下子高大起来，完全挡住了车窗。接着，挡风玻璃上呈现出白色的天空，窗槽飞快跳动。妈妈几乎躺到了她的膝盖上，像玩杂技般地摇上车窗，一只手开着车，散落得像要掉光的头发轻撩着她，看上去黯无光泽。现在，她在沙丘上，嘴里塞满了鸡蛋。天是蓝的，浪是白的，海平线上漂着帆船，难道不该是这样吗？海，如果这是海，似乎是从黑色的天空泻下来，倾覆成流动的夜，压在世界底部，使天空保持平衡。海温柔地拍